淵雅堂全集

惕甫未定藁卷九

長洲王芑孫念豐

傳

繆舍人小傳

繆炳泰字象賓少讀書家貧資遠遊以養親歷滇黔粵不得意久之以能寫像薄遊吳中無所遇轉入武林聲譽忽大喤會尚書福長安公奉使過浙挾與俱北聞於
上立召入寫
御容拜文綺之賜先是院工爲
上寫者以百數

上無所可顧獨善炳泰炳泰雖無官以諸生引籍禁門由是一時貴人咸欲得繆先生寫像輦下名此技者皆爲炳泰絀乾隆四十九年

上南巡炳泰獻詩紀

六巡之盛遂與　召試旣入選

天顏大說自是屬車所莅靡不從行並命更定紫光閣後五十功臣畫像五十三年春臺灣平復繪功臣像皆炳泰筆也炳泰亦能爲人物花鳥雅不自負獨以寫像受

上知遂以名天下其寫像慭然天得不由師授爲兒時

乘塾師出繙紙筆隨所見人默圖之有不似百方塗改廢其所課以是爲父兄督過既長稍以試之儕俗昆友間其昆友或謾嬉笑不屑意迨炳泰既顯公卿購其迹或至一二年不能得然炳泰爲人嫺嫺若無能者遇人無貴賤少長接之如一又以是見重於世云炳泰今官內閣中書舍人

節母韓宜人傳代孫淵如作

宜人姓陳氏宛平縣人陳義之女年十六歸于韓爲韓某婦十二年而寡既寡二十三年年五十一以守節終於家爲今

上乾隆四年越五十三年然後其縣人以狀言有司請旌於

朝宜人守節在康熙中有司無故事年遠格不得上其孫景賢痛其大母之以節終而不得與他婦比也又痛其父之阨窮窶艱不及白母之節而遽以歿也於是入貲積民爵至第五品贈其父大夫而貤贈陳氏爲宜人

徧拜士大夫圖所以不沒宜人者因是謁予求爲之傳予惟史氏之法非有奇節婦人無特傳若宜人者宜有傳矣然婦人之有子而守節者其辭事大抵相同雖有鉅公長者爲之操筆未有能自闡於後者也予是按狀舉宜人生平所犖犖異於他節婦者三事略而書之其一事曰韓氏故族葬也其法皆夫婦合祔非是不得入當某之卒也宜人年二十八子某甫八歲其族人恐宜人之不終其志也不欲葬某於祖塋宜人衰絰哭而言曰必葬夫子則未亡人撫孤今日不葬請以今日死族人感其意乃克葬其一一事曰康熙五十七年京師大雪

宜人炊煙絕矣以布衾入市易酒漿爲某作諱辰然是

時有族子四族女二皆少孤依宜人以居其昏嫁一切

出宜人手指閒其一事曰宜人事舅姑孝其後子某娶

婦牛亦善事宜人歲飢婦牛嘗託疾不食以飽宜人宜

人久而知之曰嗟乎天使予有此婦也

舊史氏曰天下以節婦聞禮部者歲常百數我

國家旌別淑慝至於敬寡至於屬婦烏虖厚矣以宜人

之事觀之則槁死荒陬窮谷不聞於有司者又不知其

幾也宜人雖不得請於有司以景賢故猶得以姓氏自

著聞其無子若有子而不獲如景賢者何如耶雖然彼

節婦者豈爲其名哉

壽先生傳

乾隆五十一年林爽文反臺灣不旬日有衆數萬於是鳯彰化陷鳳山所轄如破竹獨淡水城不下淡水圍竹木爲城無土石自其年十二月至明年五月攻最久而城獨完民不爲賊文武官莫在惟諸暨人壽先生爲之守先生姓壽名星字同春以字行而壽先生之稱爲著以習文法佐人治吏事至臺灣當是時淡水同知潘凱前沒于生番代者程俊方按捕大甲城中空無人爽文以其衆入程俊子倉卒攜印走而俊亦別戰死先生與其輩數十人俱縛坐堂皇下賊故聞壽先生能識官事

顧不知孰爲先生姑並示誰何之臣乃從先生求計畫先生曰而屬以烏合之衆頓兵荒城中何以食官軍至聚而殲旃靡及矣凡兵分則見强合則示弱而奚若賊故搜城中無積儲則皆曰然因脫先生械留其黨守城而自出四掠於是壽先生容淡水久其胥徒皆故熟習其士民皆故信服頤指目語精神嚮荅潛糾義兵風雨倏合出不意就同知廳事斲斬留守賊三十六人即日閉城門爲

朝廷守賊聞大駭悉衆返攻先生部勒其民日夜登陴樵蘇既斷發屋掘鼠得間輒出邀鋒擊賊有死者明年

五月賊稍稍引卻道路通署同知徐夢麟始以印至次第招安白石湖勦洗金貂尾寨擒叛官彭喜夢麟諸所施為一切倚先生為辦是時爽文負嵎據大里杙自固我兵環營其外疑莫敢入先生不勝忿謂夢麟曰賊介恃其衆今日戰明日戰可勝殺乎不如入也速入取其首餘將瓦解夢麟以其言上書軍門不報三請然後得指麾由大甲分六路進攻先生別以若干人由西路入而鹿港之兵遷延失期會既入無援馬蹶被獲賊恨先生久至是大喜相與攢刃支解之時先生年七十有一矣爽文明年嘉勇郡王渡海檻爽文斬京師臺灣平有

旨贈先生知縣蔭其子聰生官聰今知江蘇之鹽城縣

王芑孫曰壽先生死十年知婁縣張君昌運示余金匱楊揩所爲壽先生誄揩有筆其叙先生死事頗詳覈其文作于壽先生未被

詔恩時憤當時所以議先生者太過然先生所樹立嶠然如是矣彼議者何人哉其是非要勿足論也予著令

先生當附傳

國史顧史臣載筆藏在秘館世或不具見余故因張君之請別爲私傳俾聰副諸其家他日讀揩文者庶幾於余言徵信焉

故明二楊將軍傳

二楊將軍者明故右軍都督管練兵總兵事前鎮朔將軍贈太子少保楊國柱及其從子前鋒鎮中營副將都督銜賜蟒玉贈鎮國將軍楊振也楊世將家其祖興自明初以功襲廣寧後屯衛指揮使至

太宗文皇帝時明衛地皆沒於我世職徒空名于是興之後有曰國棟者以指揮使領義州參將事以故國柱振兩人少長義州國棟父應元先以勇戰死及國柱振生而尤勇義州人詫之以為一時生兩楊無敵云然兩人者皆以忠義自命齒相差倜儻佽奇相尚也已而國

文皇帝取義州兩人家破倉卒走相失國柱獨身鬻
寧前屯衛而振以其父母及弟入朝鮮

振字鞠清國棟之子少時能伸左右臂立兩壯夫不墜其入朝鮮也母趙中道自殺死及太子河無舟追者至振解衣負父右挾弟左手持餱糧以渡既渡遇巨蟒立而搏人振亦搏殺之褫其皮裹腰以示勇頃之朝鮮奉太宗約理逃人振復脫之皮島依毛文龍文龍死又脫歸寧遠于時孫傳庭爲寧前道以謂世職子弟宜裁擇借補營將繇是振得試爲寧遠左哨千總稍稍收聚父時部曲左哨一旅皆投石超距橫一時臺使閱兵與諸

將期射莫能中振善射所乘小青騾又神駿遂連發中之顧臺使不賞振而索其騎非與則中以法當斬已反接轅門外矣賴傳庭救之免崇禎二年

太宗破永平遵化入漸都城傳庭以邊兵勤王振在兵中廷議別命兵部主事邱禾嘉往護陵寢于昌平振以傳庭檄率騎五百赴之翌日我兵風雨至振匹馬大呼橫衝入陣流矢貫其頰不反顧五百騎者從之短兵接呼聲疑五六萬人當是時禾嘉登城望見我兵未嘗不心悸齒上下相擊及是持午酒郊迎爲振拔矢敷藥賞再生然禾嘉以護陵功躐擢巡撫而振僅加三等[illegible]

都司當振爲都司之日朝廷遣内寺監軍凡精鋭悉遥隸監軍有警藉其力以逃勝則冒功敗則諉過將帥或反持其短長振獨憤憤不爲用監軍者惡之又中以法坐落職然振雖罷而國柱立功自副將擢總宣府兵掛鎮朔將軍印于是巡撫方一藻薦振復起代國柱爲前鋒鎮中營副將前鋒鎮者平遼將軍祖大壽也駐錦州素倚國柱爲重振至一用國柱法累以有功歷晉都督銜賜蟒玉前監軍者聞之大怒未有以發會我兵圍松山急監軍者遽以軍法檄振即日往往至呂洪山日暮遇伏被執先是振在皮島與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三

人善三人者先後歸
太宗皆已富貴封王爵與言振材勇可因爲用遂諭降
振振曰始所與諸君約爲兄弟者欲戮力王室耳今諸
君已負約奈何要我相隨爲不義耶我家食祿二百年
吾即偷生何以見祖宗地下諸君誠愛我者幸早殺我
語奏
太宗太息曰爲人臣子不當如是耶雖然吾不忍殺已
而曰振若降者可封王舉松山戶口畀之于是以振徃
招諭松山城守者未至城里許振南向據地坐謂從官
李祿曰爲我至城下語守將金公我不幸敗然各盡職

且至努力堅守不三日圍自解也祿至城下如振言乎是我兵執祿叱曰使若諭降反諭守耶振大罵遂殺之并殺李祿振死無血白氣縷縷自項頸上松山守者感其異竟不下越三日我兵退振妻鍾氏求屍得之面如生鳥獸不敢近李祿亦然身首既屬始有血津津自口鼻間出持而哭之其左目瞑既逾月弟某至啟棺哀慟右目乃瞑事聞贈卹如明故事

國柱字廷石國棟少弟而應元之子也驍勇亦如振生平矢不虛發始與振相失走之廣寧前屯衛前屯副將張洪謨最號知兵以爲練兵必先擇左右哨司哨司與

士卒親哨司不賢即賢將無與成其功于是以國柱補前屯右哨把總方是時世家子多不屑爲把總國柱獨肯就勒所部整器械習步伐遠斥堠謹于掫不肯以官卑廢法敵小入殲之以鬪大入則舉烽燧帥府會師設伏然後出出未嘗虛還洪謨器之頒下其法軍中先時軍中遷進罰贖皆以首級計國柱前後斬獲悉讓以與軍吏之挂議者已獨不得進久之補千總又久之補守備崇禎二年我兵大入薄都城國柱與振皆從調在孫傳庭勤王部中振別守昌平而國柱由三河石門渡白河擊遊兵之在灤莫滄洛間者有功卒偕諸將復永平

遵化灤州遷安四城懸是國柱與振雖偏裨一日皆名天下已還前屯擊滅他部之入犯者論功進參將俄擢前鋒鎮中營副將是時也我兵在廣寧與大壽所駐錦州隔河相望見遊騎一過河即入前鋒中營汛地偵者出輒爲我得以是大壽卒莫敢遠哨而營將多以失事罷國柱先度地設臺數十里外塵起可瞭又統精騎直抵廣寧臨樹柵使哨探有藏功最多莊烈帝聞而善之擢爲宣府總兵官特命掛鎮朔將軍印宣府左居庸右雲中去京師不四百里地險且狹國柱至增長谷鎮邊浮圖箭嶺之戍留茂山衛以護紫荆關修李信堡以固

河鎮其東永寧諸城西萬全諸衛南之順聖北之獨石中路葛峪諸堡皆犄角布置瞬息響應流賊逼秦晉蹂躪獨不敢窺雲中國柱力也然是時宰相與權璫內外交搆將帥人人不知所措而國柱尤不爲宰相所喜中以法解印罷其鎮事國柱惘惘挈所養敢死士歸保安新衛且屯且守會宣大總督張鳳翼創立懷標十營思得宿將曉兵法者訓練之聞國柱罷大惋惜即日拜疏請國柱以右軍都督管懷標練兵總兵事國柱既至自將領以至百十夫之長咸與指畫俾轉相統屬合手萬指如一人人懷兵復強無何

文皇帝圍祖大壽于錦州急督師洪承疇赴援令國柱以銳卒先驅我兵設伏于松山待國柱過突出圍之數重承疇在後阻險不能進國柱孤軍殊死戰不知腹背所在四面呼降國柱太息謂其下曰我家義不爲降將軍以辱祖父昔吾兄子振遇伏于此今我不幸又陷兩世頸血皆濺此一塊土矣烏虖語訖躍馬復戰面中五矢身被六創以歿事聞贈廕予祠如制妻何氏盡籍所有軍實獻以佐國封一品夫人蓋振死一年而國柱繼歿又四年明亡

王芑孫曰楊氏故揚州之寶應人終明世皆在遼東入

我
朝昭武將軍捷事
章皇帝復以功名顯今其子孫或隸旗籍或還居揚州或散處蘇松聞其在松者曰脊淼振後也示余故南昌彭厚庵所爲雙忠傳余因得二楊將軍始末而厚庵傳傷于太繁故爲刪次其事二楊之死偉矣要此非奇男子所難觀其見困于壼使監軍以若輩相者先後若出一轍烏虖此果何爲而然哉自古人君莫不欲得人材以用之而爾使彼瑣瑣者操其用舍雖得奇男子不過暴骨沙場一死塞責悲夫故余次其語加詳以俟覽者

省焉

彭作雙忠傳幾六千言余今刪取爲二千餘字而文氣轉若有餘蕊易堂數子立志太高推其意皆欲直接班馬而自異於韓歐每作一文無處不用加一倍法未免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卒之去韓歐遠甚震川不敢自異於韓歐卒之不求異而有以自異以此見文章不在高譚也易堂數子承七子僞體之餘當時文盛行之際自覺高出一世其於震川猶隔壁也何暇他問惟三魏中叔子最疎若有奇氣名故不虛耳雖然今日震川莫知所在苟論前賢第增慨慷嘉

慶戊午十月自記

華亭二布衣傳

吳鈞字陶𡶶自號曰玉田生江蘇華亭縣人其曾大父懋謙以能詩有名

國初世謂之華萃山人至是百餘年而鈞復用布衣稱詩鈞生平不應舉不知家人生產所好讀書旁通天文句股金石篆隸刻印之術而尤自力爲詩歌古文辭其于文好深湛之思于詩不苟作務自矯厲不同俗性介潔時時爲人教小蒙童以食有一子三女無完衣所居梅花書屋在城東委巷中垝垣塌井鈞處之浩然不輒受人一錢人亦不敢輒餽之華亭東南瀕海大處自明

人
本朝代有聞人文章氣節翰墨照一世常爲天下所望
走釣生衰絕之後憫傷鄉先生風流墜地文獻軼亡迺
日曳敝履躑躅閭巷間訪尋曩輩遺文渝墨故帋手自
編寫人各爲傳欲用漢唐人總集之例悉錄當時著撰
勒成一書以爲掌故未及成而遽卒年五十四釣雖靜
退足迹不出數百里交遊不過五六輩無繇自發其恹
奇然既讀書考論天人之際究觀今古其氣耿然不可
下又頗近酒酒酣嘆唶輒以誚其坐人人莫識也既以
窮死縣人乃掇拾其所爲獨樹園詩風璞詞各一卷爲

刊版以行鈞故寡與獨與其同縣翁春交善
翁春字曙鳩一字辨堂亦字澹生別自號石瓠不知其
家世小時與母沈居北郭外茶花涇挑茶自食偶過里
塾門外里塾兒負課春爲誦之如流水塾師怪問則曰
顧常往來聞師教讀習之耳指其字初不識春便從塾
師乞問大義歸而以意推測句讀無幾何遂自能讀書
又別句市肆棄筆從牆壁閒畫字人以是誇詫之聞于
縣貢生姚培謙姚故以著述自名家多藏帙奇愛春畀
以所宜讀書且周給之使卒學已而里人沈大成致之
門下講以所聞遂能詩于詩好元人不言李杜于作字

好孫過庭其爲人耿介與鈞相似博覽感激豪宕不御鈞而周謹亦過之對客清坐如木佛寡言笑有招之飲靡不往歲常拜培謙大成墓下與其里人沈梅相交懽餘三十年生館其家死殯其室梅亦雅操士也先時大學士諸城劉公以侍郎督視學政行縣聞其名欲見之春不可公乃手書爲卷以贈之旁縣王侍郎昶中歲假歸禮先于春春亦莫逆也性篤孝善事其母母沈年八十餘考終春以嘉慶二年十二月中寒疾驟卒年六十二不娶遂無子有同産弟不知書于是其故人門弟子相與葬春并葬春母又裒校其所爲賞雨茆屋詩四卷

與鈞詩偕行于世

外史氏曰漢儒之世有所謂故老傳誨者彼其遺澤蓋亦有繫于當時矣余故聞沈大成學子身不遂而以文學行義教其鄉鈞與春及聞其緒論猶獲以布衣自表見況乎或出而居民上者哉青浦胡生家珊爲余言生家茶花涇嘗以門右傍街一小樓居春母子二十年不常見春竈突有煙起而其母猶勖春讀書勿悔曰諄諄然然則其母亦非常母也余來華亭鈞已前歿惟春猶在三往拜春僅一見之弗余報謁也烏虖士大夫以仕宦爲賢而節概多存于窮巷掘門樞死之士此余所爲

拳拳于二布衣也

節母葉安人傳

華亭顧德言旣葬其母葉安人示余以青浦王侍郎昶所爲誌墓之文別求爲傳余嘗論列女之宜爲傳莫節婦若也顧婦之以節見而有子者其辭事無大相懸雖屬諸當世有筆者無繇大發其文以暴諸天下雖然彼節婦固非以名爲者也抑又何意乎傳凡夫人之得節婦而傳之者特以著其悲歎慕樂風厲將來而非謂節婦之果有藉乎此也若安人者履信思順可謂難矣而又出于忠節之門則尤有足感者德言之請余雖無筆又烏乎辭之安人葉氏江蘇南滙縣人內閣中書鳳毛

女贈工部侍郎謚忠節映榴曾孫女年十七嫁之華亭顧世望生三子殤其一而世望病亟安人刺血爲書告天願以身代頃之世望竟卒安人求以死殉數矣維時世望父母及所生母皆在子德言甫四歲安人念一身所繫者重乃卒強起修婦事獨持其家二十年中更三喪以養以葬劬悴咯血歿于乾隆五十八年二月初八日年四十安人故知書德言之少也自督課之德言又嘗病癎用醫言蛙膽可愈安人乃以冬月籲天已而果得蛙姑病目眚舐之復明其縣人賢且愍之相與請旌于

朝如著令今以德言貲階稱安人云

外史氏曰忠節以死事著康熙中鳳毛由蔭得官閉戶著書藪十年不出余少時見其筆牘居然恬雅君子也安人能詩而又以節行聞其所由來者漸矣記曰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爲友烏虖寡婦之子而有見焉是能顯其母之節也寡婦之子而非有見焉是不能顯其母之節也以余耳目所接節婦之操行無大相懸而或異焉者則必以其子之材且賢余誠不足以傳安人德言而果有意于余言宜何如自勉耶

故知縣朱君繼妻蔡孺人家傳

婁縣學生朱子鄂述其母蔡孺人之行謁余爲傳余惟私傳之作將以補史臣之闕蓋謂奇節偉行有宜書而不及見書者則傳之若夫女婦之流自非不幸遭變別自暴聞固無以爲也然子鄂之請甚勤蓋子鄂生二十有八月而喪孺人不知哀旣長而後得其行事故爲痛也長而其欲告之子孫也尤切余雖以文律辭之有愀然其不容已者矣因撮取大略書之爲家傳畀焉孺人蔡氏華亭縣人貴州施秉縣知縣履吉之繼室廣西柳州府通判秀文之子婦國子監生鴻程之子贈通奉大

夫燦之孫也鴻程有兄曰鴻業仕
高宗朝爲刑部侍郎侍郎兄弟相篤友以故視弟子如
子而尤心愛孺人挈之官中教以讀書通敏識大義不
肯嫁諸凡子于是施秉君方失其前娶陸所遺子女幼
柳州通判君顧之而悲力求得賢婦繼其後乃貽書侍
郎兄弟聘焉其明年施秉君就昏京師又明年以孺人
歸事舅姑得其懽撫前出子女有恩義其于家事纖悉
有條件然亦重改作視舊加整肅而已嘗曰治家猶治
國也昔曹參之代酇侯因前爲政未嘗不治豈必有所
更張表著以自見其功名也哉方是時侍郎雖淸宦顧

自觀察支使積遷在外僚日久家門鼎盛而柳州通判君既罷家居十餘年中更多故業進不贏孺人措拄其間早作夜思自喪祭賓客歲時伏臘米鹽瑣瑣動無見絀既歿施秉君得遺楮奩中乃知孺人脫簪珥質衣裳不可勝計矣凡歸施秉君五年年二十有八遂卒子四光曜前出光珽後出其腹出子曰子鄂曰光綸女一適候選縣丞蔡蘭孫孺人卒十餘年以夫階遇

覃恩獲贈施秉君中歲失孺人又別娶王已出爲縣有治聲晚而哭其所生母以卒鄉人稱之別見故餘姚盧學士文弨所爲誌

外史氏曰蔡侍郎故與余先大父爲同年友余來華亭蔡已前歿及是得孺人行事而傳之孺人雖不克享有其年不及佐施秉君子爲政然子鄂兄弟恂恂讀書欲貽令名于其母則孺人之慶被于其家未有艾矣余爲此傳豈獨徇子鄂之請亦將以風夫女婦之處廢境而能以自淑者也

古心翁小傳

余所識天下富長者起窶藪中好行其德無過鮑翁松江之上則有古心翁焉鮑以其子登朝力能得當代能言者紀述古心翁僻居濱海世或不具知鮑翁之行事既見于余文矣其可使古心翁無聞焉翁沈姓名虞揚字元昆自號古心翁其先遷自桐鄉之峙山三世皆隱于田及翁始以大有田知名揚州於古円下下松江處揚州之委其田尤下翁所名田以萬數不出旁近二三縣當高宗時官吏百需歲取贏于漕或緣以爲好他名田者

起什不一而翁常獨饒然翁故不與他名田者逐便利
其以田求售無問磽腴一易再易靡弗售也其既售無
問已絕未絕當與不當與求贖靡弗贖也求加靡弗加
也其佃入常視他家損其三不幸死喪疾病無問有收
無收直弛與之以是人人樂爲翁佃或私憂翁且不繼
而翁饒常自若終莫測其以何術也爲人龐厚意忻忻
然不與物忤撫長其弟之遺孤子達亦使以田雄一縣
達既試爲通判安徽乃請以其官貤翁翁爲園所居北
郭門外水木明瑟几閣宴閒歲時娭娛賓接文士松江
三四十年中公私措置自札荒瘥癘以若先賢祠墓暨

院道路橋梁等觀諸廢不舉大抵倚翁為辦翁以田畝
鮑翁以鹽其利鈍皆為一鄉輕重翁貲高不逮鮑所施
不能如鮑廣而慷慨肯任事略相同余孤峭性不喜富
人前官華亭雖聞翁賢終以其富不之誰何也其後得
翁子恕諸生中賞異之時時往遊所謂古倪園者見翁
并見其少子慈因是習知翁翁今年八十二有五子其
長子忠次子恕皆讀書補校官弟子忠早夭恕今以貲
敘府同知翁既好善晚名其子咸取于吉德曰忠曰恕
曰慈即其人可想見云

贊曰世所以解太史公傳貨殖遊俠者多端余以為皆

非也當太史公世海內殷阜朝廷立事建功煇然爲漢家之極汔其匱也一時賢公卿學士大夫非不滿路要所能區區出手補捄萬分之一以少紓其亟卒惟富長者爲然烏虖此則太史公所從感發矣如余之不好富人獨數數于歙鮑翁古心翁後豈無論其世而知之者哉

倪節婦沈氏家傳

節婦沈氏江蘇華亭縣人余嘗作古心翁小傳翁故節婦兄也其家世見余所爲翁墓誌銘節婦年二十歸同縣倪珠林昏十月而寡節婦痛不欲生其父兄迎以還前後居父家數十年今七十有四矣其守節在乾隆十七年有司以合例聞于 朝旌門如制初節婦夫兄與同祖昆弟訟爭產節婦之舅亦坐繫不得釋迫舅殁而家破兩世之喪猶未葬也節婦雖依于父兄歲時必歸其夫家潔供祀事積十五年然後其夫弟森林生子觀正乃立以爲嗣及觀正長節婦始去其父兄別居娶婦

葬其兩世之喪勤儉治生倪以再家然節婦始終往來父兄閒當父之在也能時其起居食飲使忘其老其兄古心翁中歲喪妻繼室未至節婦爲操持井臼保視子女存者忘亡焉晚而翁弟子達歿于外節婦次兄之子也其人家貧鉅萬遺二三少妾共抱一歲子危疑交起節婦又來達家爲措拄如其兄古心翁喪妻時余嘗論節者婦行之大同也旣節矣或又才且賢則非人人之所同也禮經于女子有受我而厚之之文因遂有推而遠之之義然詩三百所錄節婦柏舟一篇而已其他若宋桓夫人許穆夫人凡女子有行而繫心于父母之家

者書之不一書聖人別其嫌于禮顧獨通其義于詩何哉亦謂父母兄弟天屬也使其無違于夫氏之門而又有造于女氏之纂其義誠不得而勿許也若倪節婦者覆翼二室各祗厥事咸底于成豈非才且賢之尤難者乎故爲之傳傳諸經義若其節固不待表而著也

外史氏曰余聞倪節婦久矣今年觀正過余里居求見不知其節婦子也及余渡泖與觀正益習具得節婦行事乃今爲家傳畀焉凡節婦之顯晦視其子觀正雖尙浮湛閭巷間議論風槪軒然可喜意節婦將食報于是觀正勉之矣

何元長傳

何元長名世仁江蘇青浦縣人其先自宋淳安主簿侃
始以醫著入明有天祥者楊維禎爲之作壺春丹房記
何氏在宋元明往往相仍爲太醫及我 朝不復爲官
獨名其業以自食蓋自侃以逮元長凡十九世矣元長
幼嬉戲墮水有援之起者視其人忽不見比長貌修偉
盎背赤髭目閃閃有光爲人多耆好初喜書畫篆刻不
肯爲醫然少孤大父王模方以醫致盛名卒以其術授
元長元長卒繼之爲醫逾三十年自節鉞大府衣冠勝
流下至阜隸牧圉日夜爭輳其門所得四方酬幣累鉅

萬而殁無餘財其意氣慨如也元長爲醫尤善望聞之法決生死無不中有金山人就診元長驟曰爾溺于水乎與方去已而其鄉人來問之則已霍然矣因曰某疾先生何自知之元長曰望其色墨切其脈沉非溺水而何嘉興沈某求視妻疾以爲癥元長曰非癥也是娠也可勿藥其時沈固無恙元長按其脈曰爾胃氣絕不久且死吾無爲更與爾方沈大怒去去而暴亡其妻果産子崇明何氏子患瘵元長既與方翼日何氏子易衣雜稠人中復來元長忘之矣及出方與前無少異其處方好參錯今古不専一家一日門人疑某方非古元長曰

見某書某卷覆之果然其彊記又若此生平視金錢如泥沙遇窶者施錢市藥宗黨匄貸罔弗應成就其從子光涑補諸生而光涑夭又爲經紀其喪獨力刋行其鄉先生陳忠裕公遺集所居北谿山在松江九峯之外荒僻世莫聞自元長祖孫再世家之遂著遠邇晚又奉母築室其北十里之福泉山自號福泉山人俄疽發其左耳以卒年五十五時嘉慶十一年八月廿七日也所著有治病要言四卷醫案二十四卷藏于家

外史氏曰元長子其偉遊余門余故得以南雷黃氏傳張景岳例具書其事與元長同時以醫著蘇州者有王

繩孫丙繩孫之卒也屬余序其著書余以書不待序俾其子應辰爲迻寫以來將與詮次其生平久之勿得而應辰亦歿今乃獨傳元長烏虖若元長可謂有子也哉

太學生李君家傳

君姓李氏諱之珙字雙亭菊溪其自號也其先閩人曾祖奉山明季以諸生遊學吳中留家不去遂爲吳縣人君六歲喪父十四喪母兩兄別居南潯落然無所倚乃奮起習賈走江湖間歷浙東西江南北纖嗇治生積三十年起其家致饒樂其爲人外通內介律己嚴而與人恕然人或有過必力爭改而後止其爲賈尙廉獨持勤苦身自與傭保雜作不苟取不苟諾數十年如一日君既饒樂家不畜嬉戲之具足不履狎邪之徑人有急急之若事在己於凡喪葬婚嫁孤寡獄訟患難有告無不

應或負之亦不校以故累致千金輒緣手盡卒不能爲大富生平孝友力內行卜葬其祖若父尹山之陽又往取南潯兩兄喪祔其側養寡嫂有恩無他好獨好圍棊疏簾清簟終日宴如晚而好遊往來天台鴈宕間往往以艮方善藥施人卒在嘉慶十四年八月廿八日年七十三配余氏賢克贊君於成子三啓泰啓準前歿少子啓鼎以君命讀書繼君修長者行女四孫二今茲謁余求傳以聞君於世者啓鼎也

外史氏曰余持文律不輒爲人作私傳頋以馬班氏例施諸貨殖於義爲宜如李君者賈而行義恂恂有士君

子之風其子啓鼎𪫧然欲不沒其親不以干當世貴人而辱於余是其人宜非碌碌者何可無書故爲之書如此

馮節婦家傳

節婦盛氏婁縣人縣學生盛昺女歸同縣舉人馮大淵
大淵年十二補諸生有才譽舉于鄉未及官而歿當大
淵之歿節婦年二十九守節二十五年以
今上御極之十四年聞于　朝獲旌如著令婦故儒家
女知書習女紅在室不變其父母歸得其良夫黽俛倡
隨方將大起其家出不意遭變稱未亡人舉凡仰事俯
育自濟于囏難以卒完大淵未竟之志者皆曲中其序
性勤善紡織事翁姑則當于翁姑處娣姪則宜于娣姪
又能勸夫以義蓋自得婦而大淵之學益進大淵試禮

部歸鬱鬱不得志成疾會當事聘修婁縣志大淵扶疾往病亟還家適會母亦遘疾婦日夜分侍湯藥禱于天願以身代大淵遽不起婦倉猝登樓求死遇救獲甦時遺腹未生翁姑諭之強起就食已而免身得女又不育獨以家媳持家翁姑年皆八十餘以喪以葬誠信如一日宗族歸孝焉翁姑既賢婦而不忍其寡之蚤也命大淵弟大紳大奎異日生男各以其一與婦為子故大紳子承煇大奎子繼耀皆為大淵後婦撫兩子而教督之陳大淵平生所購書數十篋縱之為學兩子先後補諸生葬大淵于祖塋之穆婦亦得稍稍休逸矣無何繼耀

又歿札喪棺仍哀痛纏接以是行年五十髮白如六七十者婦頗喜佛晨起誦經有常課亦頗嗇財雖老不肯服葠藥獨縣人脩學廟作義塚葺橋梁以若戚黨任恤之施慨然無德色一日失金環久而知其婢某也終不發覺以他辭遣之其用心之厚如此

外史氏曰大淵歿十年而余來官此其時大淵弟今亳州訓導大奎方隸弟子員籍余嘗牒擧其優行余解職去十餘年大淵嗣子承輝繼爲高才生篤古有雅尚工篆刻以書通余及是求爲其母立傳記曰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爲友承輝旣有見矣將欲昭顯其母豈藉

余言也哉姑徇其請爲家傳俾馮氏子孫世世服念之
云

卹祀四川義勇楊君傳

楊繼曉字覺斯四川保寧府廣元縣人以監生入貲授職州同江南蘇州府督糧同知塈第三子出後其世父塈楊故大族世居廣元高城堡嘉慶二年教匪擾秦蜀君歸省母因率鄉人捍賊死之死在其年十二月四日年二十七事

聞議卹入祀昭忠祠如著令君姓十三月而生六歲始能言既長貌魁梧剛直使酒年未壯鬚髯如戟不爲父母所愛獨以氣力伏一鄉初君自父塈安東官所歸所在盜賊如蝟毛起其年九月巴州破君同縣監生何獻瑞貢生楊㝷倡議團練罄家財得千餘

人白守縣請給劄爲守禦計縣官不省久之所集士稍稍散去迨十一月晦賊破南江距縣境長池數十里縣官始倉皇以劄并銀牌十俾君速出禦賊君嚘喟歎曰烏合士一散何可復集然事急矣惟以虛聲撓賊少緩其來庶縣官布置可及耳伸紙疾書作高城人自相要約語虛張其數投賊營賊果遲疑不進者累日頃之陝賊姚之富齊國謨等數萬人穿老林出將至德山木門賊某等數千人亦出將至通坪通坪居高城後德山亘其脇長池枕其前君謀于衆曰縣官自足禦長池前路之賊我等且當後顧其夕漏三下與族人楊晃率衆二

百出木門之橫石梁遇賊先鋒百餘人力鬥且鬥且行過四家營則賊大至勢不可敵乃據險往趣楊悍來齊師賊登山瞰君衆少後無繼四面合圍擊之君大呼手刃十餘人力竭見執賊奇其貌執以至九曲坡欲誘降之君大罵賊怒甚刳君腹空其中而燒之族人楊繼泰楊維世等從君者皆被殺方君之在圍也楊悍以其徒三百人來援至則皆沒凡楊氏一門殲焉者百有餘人云君死十日將軍明亮始抵九曲坡君弟繼昂白其事軍門以聞於　朝君無子以再從兄繼暹子監生緒世爲嗣繼暹亦死于難者君死後十八年繼昂等將小改

葬君于九曲坡祠堂之後述君生平爲之傳

外史氏曰余主講眞州故督糧同知君方自安東移知甘泉縣詰其少子繼昂陷賊事已官吳下命繼昂以文來質頃之繼昂奉君喪還蜀更名廷賢補諸生以選貢入都亟來見余吳下請爲此傳繼曉例得附見國史其人非待余而傳者惟繼曉死後余亡弟呂曖之難僅一年其先事慷慨不見聽察略相同吏狃承平巧婾相誘以苟且夕其貽禍博矣不二十年又有豫東之亂情狀猶前日也故不辭而書其事以傳於世俾在位者省焉

張節母單孺人家傳

張節母單氏江蘇金山縣人監生單應麟女以乾隆三十三年嫁爲華亭張應源妻年二十有四矣嫁五年喪其夫守節越三十年旌于 朝如著令孺人年六十五以嘉慶十二年三月六日卒生子三振鐸振度單故士族孺人幼慧知書讀孝經列女傳通其義其適於張也應源方試童子中應源之父附貢生一籌夫婦稱當焉已而應源以試不利鬱鬱死孺人慟絶既絶而甦覩翁姑及兩稚子煢煢在前立起自責不敢以身殉自此衆不號而淚涔涔下目常腫惟恐翁姑之覺其悲也一籌

故有長子應載孺人能力贊之事一壽夫婦以迄喪葬無違禮又勤約善持家振鐸兄弟長娶婦生子食指繁振度先孺人以歾吉凶多故而其家歲計出入常有餘孺人既葬應源并出應源生平所為文俾振鐸刻行于世于是其鄉人翕然頌孺人之賢難其艱苦百折卒底于成相與言其節有司孺人猶屢禁之蓋其篤義而不徇名如此其訓振鐸兄弟常以忠厚曰忠厚有福然則孺人之所見遠矣其蘊于中者固未可一二盡不幸徒以節著亦女士之細于系者故余次其事爲家傳俾其子孫傳之云

外史氏曰振鐸既葬其母來吳門以余門生故徐工部士泰所爲行狀謁余余方衰疾謝却四方求文而振鐸之來也遠其請也勤遷延逾歲乃爲之書工部以孺人爲女之有士行者雖余何以益之哉顧士大夫之流連稱美獨以自著其樂道人善之心于節母曾無與也節母之顯晦常觀其子振鐸果自力于行身植己積忠厚以昌其後孺人所光顯于方來且不徒以節矣振鐸勉之哉